資治通鑑綱目續編

香溪馬雲淇著

藏

第二十卷 宋紀 理宗 凡二十五年 甲午至戊午

第二十一卷 理宗 度宗 凡十六年 己未至甲戌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甲午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凡二十五年

端平元年 金 天興三年 ○是歲金亡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絶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橐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

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之弟也秤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勃里鉢之後白撒之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鄉得免柞偪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日趫捷有將畧萬一得受璽明日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宇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兩開孟珙招江海捲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鹵簿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蒙中婁室元帥王山兒統石烈柏壽烏古乙林荅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冀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疆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發明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君子譏之蓋蒙古強而宋室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

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政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守緒書及其尚書右丞忽斜虎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書金亡所以見金之自亡而非琪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意也雖然國君死社稷乃義之當然守緒東奔西走圖存於亡志不可為同死社稷可哀也已甲視偷生苟免服為臣虜如漢之劉禪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豈不有愧於守緒哉嗚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廣義

抑觀金之亡也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汴宋焉夫蒙古攻金西京統石烈胡沙虎棄城遁與夫鄭遵棄關逃歸此即童貫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扼金河北河東諸郡此即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其與與斡離不之圍京師也無異移刺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其與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也不殊昔也康王為質于金以請平今也曹王為質于蒙古亦請平昔也斡離不引兵北去而赦金則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而退敵其郭京六甲之妖術歟申福殺蒙古行人唐慶等其

平州人殺金虜之使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于金金之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斡離不遂圍汴焉若夫崔立作亂殺參政而幽親王官奴作亂殺左丞而幽其主宋實無之至於蒙古以其右妃族屬北還其事尤甚於徽欽被虜之日金主如蔡州艱苦萬狀其情尤切於徽宗幸亳之時不惟是耳若其伏節死義之臣在金則惟陳和尚強伸完顏賽不三人而已其在宋也則有种師中王稟方笈韓梭張充戩等三十人劉翰等十三人又有劉韐李若水宣贊舍人吳革及欽宗渡白溝而有張叔夜焉嗟夫叛蕩之秋其疾風勁草金何若是之寡而宋何若是之多邪蓋宋之養士豈若金虜之待士哉報施之道自不能無差殊耳若其間傷禮而敗義亂倫而絕理者則夷狄豈可與中國同日語哉觀此則知天網之密斷斷乎不可逃也後之欲肆亡金為鑒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

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餙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

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孛术魯中樓室夾谷九住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謚曰昭宗州民因奉兀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户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廣義 蒙古豺狼虎豹之心也且兀典以息州來歸宋乃其心之所願耳警諸一人以物餌人彼自餌耳豈可以其不我餌而奪之耶孟子所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可乎不可乎書曰追殺之者所以著其強暴而不慮哉宋烏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安頵用安自殺○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嚴之戒之嚴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發明 貴妃之弟至微也籍田之令至卑也何以書志始也似道涉之子少為游博不事操行然其誤國之兆已盡見前於此矣理宗苟能明此則必謹之於微如始之繫于金柅勿使浸盛夫何以貴妃之故溺愛不明漸進用事他年貽害病國妨賢故易又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豈可不謹於微而使之浸盛乎宋之亡天下其源蓋出於此故謹志之然不曰以賈似道為籍田令而必曰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則其發身非正任用非人之意可見矣特書于冊深貶之也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理宗知似道之無賴有素矣知而用之則是理宗井心於用小人也南宋之亡豈無自哉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夏四月獻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柘徃省八陵尋遣未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江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屬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務功自倖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洽奏亦言殘金雖戚隣國方彊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發明 金人之禍上至社稷下至山陵中至君父誠萬世必報之讎少遭矣

廣義 嗚呼自常情觀之則孟珙之功誠偉也使非假蒙古之強而欲成其志殆恐其難矣紹興間設祖宗讐恥舍蓄數世今得獻俘此皆臣子之至快中國之大伸耳蒙古雖云夷狄非宋世讐苟能謹飭邊備申固夙盟則國可常保宋未遽亡惜其甫臧殘金志益張大自入洛之師既舉而兵革之禍無休矣豈不深可哀哉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此因喜孟洪之復讐而恨武穆之不遂故併及之

五月賜黃潛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

詔潛燔道傳及陳安樓昉徐瑄胡憲昱等陟于權要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以魯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閤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太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巴陵郡公祀不書何不予其追

發明

前書追賜竑為巴陵郡公祀不書何不予其追賜也濟王見忌弥遠矯帝詔追復其官爵亦可謂過而能改者焉前書賜黃潛等謚此書復濟王官爵皆所以予其能悔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葵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徃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城得之當勤鄂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止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

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七首橫刺之立墜馬即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丞涯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啖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發明 請復三京何以無貶詞三京宋之故地也書故將何予義也崔立背君降虜其罪已甚故直書誅以正其罪崔立悖逆未幾身且不保然則偷生苟免者果何益乎雖然三京淪於夷狄固為臣子之恥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歟倉廩盈歟人才足歟府庫充歟然後舉事猶慮弗及況蒙古以方張不制之虜新與訂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夷狄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醜虜之雲擾哉他日下詔罪已方悔前愆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

廣義 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況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瀍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撤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彊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咯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宋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関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圍刻日進師衆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久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如故備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簡上言三京陵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發明 嗚呼趙葵子才輕佻無謀之心著矣前之請復三京者乃葵之兄弟既曰有志恢復亦當恪持乃心既入大梁不能固守蒙古甫至心喪膽落未聞一戰而乃接踵逃奔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兵潰者所以明其自潰云爾他日兵連禍結喪師失地誰實尸之綱目書棄汴而歸者所以正其偷生苟免之罪也

廣義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日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足定矣何其勇邪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惝惶逃歸何其懦邪其

與劉將軍不亦異乎此特子陽之見耳理宗過聽而貽異日厓山之禍罪將焉歸書曰靜言庸違趙葵是也識者於葵乎何誅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鄉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廣義 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召者所以著理宗用賢之美也

冬十月陳貴誼卒○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發明 人主不忘講習是其盛心六學衍義乃德秀所誤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脩齊治平之業誠

乙未

有國者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以臻此哉其與玩物喪志者異矣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十二月蒙古使王檝來

蒙古使王檝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廣義 抑考紹定四年七月汴州統制張宣殺蒙古行人速不罕而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分觀此則知其蹙宋之心萌于胷中久矣譬則投種于地待時而發夫何理宗二趙不此之察田疇未絕即欲收復三京果何策哉況乎殘金之滅蒙古之力也宋亦何能今也宋之君臣不能反已惟欲勝人適足以招蒙古敗盟之責耳若然則直在蒙古而曲在宋也明矣致寇之至尚誰尤哉

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

發明 桓二年書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君子譏其遠與戎盟至者危之也蓋所貴乎中國者以

其嚴內外別尊卑辨上下明等夷可也宋既藉蒙古以滅金復動三軍以啓釁然則既有啓釁之謀必有禦侮之策夫何不能自強而復通好以中國天子而通好於夷狄豈不深可醜乎直書通好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漵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稟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畜人材以俟機會帝問戰不當言和賜資甚厚珙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

二月蒙古城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古以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

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將迓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于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魯從龍知

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書院事○葛洪免召
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
東安撫會擢鋒軍士作亂與之有謀登城叛兵望之俯
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弥切召參大政與之
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
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
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
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罅及張柔等侵
漢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命姪蒙哥征西域唐
古會火赤伐高麗蒙古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
南征中州户每十户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發明 蒙古夷狄曷為書主以其漸染華風舍纏毳而
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故不得已而以僭國
例處之入者外之分嚴內外之防也嗚呼宋弗自強攜怨夷狄而使
左衽之徒戕害衣冠之族江淮川陝日事兵爭失地
喪師宋室益弱然則趙葵等首謀格鬻者可勝誅哉
綱目書此所以志
其召禍之始云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
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發明 走者匹夫之事賤之也子才身為大將親帥雄
兵又非力不能及之比而乃效匹夫之行棄師
而去不亦賤乎故書棄師走所以著其苟免之罪也
趙范帥師拒虜敗于上閘則其正大之氣為可想見
噫全趙之勇怯分矣綱目
之予奪公矣其旨嚴矣
○冬十月金葦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裨曰宗祀
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于吾手平居享高爵

厚祿死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徇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紓斯人之禍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葦征討有年所至皆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貴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乃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閣端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躭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馬光祖為參議官

廣義 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讒阻而得以置諸左右則高宗傳說之事何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媚疾即生而使賢者席不暇煖豈天不欲祚宋歟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闊端入汚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將兵救却之

稼在汚葦理劄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汚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臬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汚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汚六十里汚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蜀口輜帳前總管和彥威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道汚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汚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殺也即往救之半夜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洊至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

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関

發明　其官而書殺所以明稼不失所守也汚州無備而高稼被殺要之非忠乎救者未有不善之也當時蜀將非一而未聞有救援之師獨友聞親帥六軍與之決戰遂救却之則其攘狄之功急君之念誠矣直書于冊豈過予乎

安南入貢

丙申　二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鯛寇江陵

統制李俊明死之

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請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瞥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廣義　既補出外又召之還如呼小兒一也豈當時待賢之禮邪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高尚其志了翁有焉

以陳韓爲松江制置使以城降蒙古

韓蕪知建康府嵩之蕪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

楚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樊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樊不定變反因勢刼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楚范三官仍舊職任

發明 甚矣宋之諸臣誠可謂昧於去就之機矣所貴乎人者以其明綱常正倫理辨忠邪之分明逆順之勢此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棄綱常而不顧輕倫理而不恤忠邪之分不能明順逆之勢不能決抑何禽獸之足擬乎王旦等皆衣冠宿將戍守襄陽不能為君死守而乃乘時為亂以中土而啖夷狄背文明而入禽獸然則其惡不亦甚乎故書作乱所以著其叛逆之罪

廣義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乱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誅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夏四月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擢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下詔罪己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淑草詔罪己淑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淑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釁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發明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古之聖賢之料事不在於已成之後而在於未成之前夫有終身之憂然後可免一朝之患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理宗信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三京未復禍患先成邊境不寧師徒撓敗下詔罪已其及救乎是謂不能料事於未成之前而乃料事於

已成之後此中人以下之過患耳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致謹於微哉特書于冊蓋譏之也

廣義 昔秦穆公輕用杞子之言卒致三帥見囚於晉而秦後以昌理宗悔過之辭聖人録之於書然穆公悔過心無異而敵國之勢不同也彼秦之與晉地醜德齊者也宋之與元衆寡不敵者也況戎狄貪婪又非晉襄之比故穆公之師雖喪而後則無虞理宗之勢一失而後憂方大秦宋豈可以槩言哉後世之君欲信輕佻之徒以開邊理宗紀不可不讀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户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群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又忽都虎以所括户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有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户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發明 嗚呼中原乃華夏之故上宋室之舊物高宗不競陷没金虜金亡入於蒙古此誠中國之大紲也今而以衣冠之民圍左衽之域以之而括民户以之而定賦稅禽獸逼人冠裳倒置豈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焉爾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

葵薦知揚州墾田治兵邊備以備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

事○八月趙葵有罪免
論失襄陽之罪也
發明 襄陽乃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藩屏誠宜守而不宜失也范輕佻速禍以失要地則根本搥而藩屏撤矣幾何而不喪師蹙國哉功懋必賞罪重則罰此又為國之正辟也特書有罪免則其徇名責實之意深矣

蒙古陷襄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揚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比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閫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阬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援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警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他日至燕名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

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
廣義 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從之則二人之優劣蓋可知矣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發明 明堂之發不為小矣大雨震電不為常矣大抵陰陽和則風雨時自然災異不生禍亂不作今既大雨則是陰氣縱震電則是陽失節既縱而又失節則其變豈不甚可畏哉清之行簡皆位首相陰陽不和莫能逃責故特以可免例書之雖然與其歸罪於人曷若自責於已是時賢否雜進夷狄交侵國事斷可識矣理宗何故責人則昏也耶
廣義 與之識見不凡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年九月復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呼位莫重於是時事之不可為故耳況乎年壽既高胡人方熾又非

筋力衰憊者之可辦也未幾奉祠不三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意與之清風高節溢于簡冊可慕也已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閻端遂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抵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彦吶撽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彦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鷄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徙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衆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徙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深沒足宜俟少霽交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兩軍素以綿裝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閬隘俱陷沒閬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發明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豈多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哉直書死之于全節也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閻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鄤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廟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總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

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鼎被執斃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發明 銳等之守文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援兵不至踰月而陷豈非忠乎故皆以全節予之雖然自蒙古寇蜀攻陷城邑當時帥臣未有能脩合從之職相為救援者徒使忠臣義士獨守孤城坐以待斃豈不深可哀哉時宋區區江左幾何上地而恣虜人之攻取不急救援之乎然則其武備疎畧亦可見矣

封陳日燇爲安南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拒之

口溫不花入淮西斡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泌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孟珙引兵敗蒙古忒木解于江陵

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作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丘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發明 蒙古入寇喪師失地獨孟珙敗之于江陵丘岳敗之于真州則二人之功為何如哉書以予之宜也

復成都

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墍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

書院事○李鳴復罷○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發明 治鑑目録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来鑒戒然則成先生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道也不少識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蒙古始給官府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騶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

贈少師 謚文靖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纔沒輒出上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雜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幹羅思幹羅思城皆降之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七千戶上書咸訴濟王之冤進士潘牥對策亦以為言奔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奔斥牥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冤矣

發明 寧宗之時四書臨安大火然當時政事姍錯夷狄交侵故天變所以形之也是時夷狄啓猾夏之謀朝政有不脩之失天變之来莫切於此有上書訴濟王之冤者而蔣峴鄙夫以為火災天數無預故王憲君可欺天不可欺人不可欺臨安之境無故大火而乃以天數歸之則其逢君之惡何甚哉

六月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蒙古校儒士于諸路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八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口温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援都魯斫牌叔木撓以自蔽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援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坦杲分兵扼坦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坦路兵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突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褒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十二月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既

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尋薦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黃蘷施州

夏四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六月李皇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州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坎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埧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埧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埧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吕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荊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檮襄郢召諸將措置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荊門軍

家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癘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揚游朱六子配食請拟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發明　建書院乃中國禮義之事則是用夏變夷而滌其舊染之汚者也豈非綱目之所深予乎見君子之心與人為善不以夷狄之故而遂沒其善耳

廣義　嗚呼道學之有益于人國也豈小補哉蓋人有華夷之辨道不兼中國則中國尊而外夷不能為之侮夷狄用之則夷狄強而中國不能為之固中國失此必變於夷夷狄得此必變於夏是知道學者國家之根本生民之命脉宋自安石之後迭相攻擊不少假借至於理宗之世方得舒伸蓋已軼伐於前而不甚滋蔓矣相彼蒙古果何人斯而能尊重吾道于千戈擾攘之秋耶蓋亦深契吾道之有裨于家國故也吁元之興也宋之亡也豈無自哉君子不以國之醜惡而沒其善可也孔子曰有教無

類豈徒言哉

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遽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爲賢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發明 語曰君子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蓋君子以小知而不以大受則是任非其才不幾乎有仇覽擭鳶之議小人以大受而不以小知則亦任非其才不幾乎有臧文竊位之譏要在人君知人善任可也珙自去冬爲京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荊門軍三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爲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不負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已之才矣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直書于冊以深予之

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院事○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竪宋將旗黼以爲潰

卒以旗傍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敗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州簡眉閬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黜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瞻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發明 與之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卒而具官所以深予之耳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築其必道施黔以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入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璦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問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亞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塏為國子司業

塏史弥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蠹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弥遠也弥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塏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弥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户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

厲蒙古主曰爾欲鬬搏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大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徵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發明 彗者逆戾之氣所成兵之象也襄二十四年經書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倉廩以賑乏或流移以就食或為粥以救餓莩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今有彗孛之災而又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彗見營室則天之變形臨安大饑則民之災甚當時賑業之不備脩脩德之不誠亦可見矣然而下書蒙古張柔入寇則又變不虛生之徵也人君知此可不反身脩德以應非常之變也哉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

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仆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開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月奉行之尋遣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稍歸漢尾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宕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廣義 孟珙屯田之舉雖趙充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楫來

楫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發明 蒙古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王楫進之也王楫兩稱名美楫也曰來嘉復義也楫凡五至皆欲通兩國之好息天下之兵其意善矣夷狄而能求通於中國此綱目之所予者故稱名曰來以予之如春秋書楚屈完來盟同意

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

子忠濟嗣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爵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絶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侯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發明 龜鑑曰尊祀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虞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教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五賢當世之大儒禮宜從祀安石當時之小人法宜迸黜理宗一尊之一黜之然後人心正天理明而邪說淫詞不能加喙於其間矣儒先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宋褒儒先其審諸此

欤好善惡惡天下至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今善者好之惡者惡之則是得好惡之正理宗豈非發祖宗未發之典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夫人固不可以勝天然而能勝之者以天之未定耳迨夫天之一定則人之紛紜舛錯者必將勢解力散退伏之不暇何勝云乎哉昔王氏以妾婦之道盡神宗而神宗恬不知省由是得以鼓其邪說以聾瞽一世其間道德君子鋤治簸揚之殆盡故王氏之說盛行於當時間有廉恥弗顧急於進取者悉從其說以襲富貴君以聖人目之何其盛哉此人衆或可以勝天也今焉理宗信道篤而見理明觀其詔辭何其專且敬耶於是尊崇群賢追封高爵陪祀聖人顯榮萬世尊正道辟邪說如集寇萬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抑何其盛邪此天定所以能勝人也嗚呼人能勝天不過勝於一時天能勝人實能勝於萬世理宗能以天勝乎人如此則其賢於有宋歷世之君也多矣

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高麗王暥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暥親朝當罷兵至是暥以族子爲質于蒙古

八月求遺書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則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不書而綱目特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君理宗者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冬十月蒙古以牙剌瓦赤行省事于燕京

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爲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耆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如此況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絶六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因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

右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鈲鐵鑄胡蘭奧都剌合蛮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至是右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右不從遂稱制於和林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弥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潜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磬

發明 田世顯以城降虜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既執不降舉家死義迫至檻送漢州俾降王夔觀其大呼之言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皆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十二月余天錫卒○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交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寧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發明 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宋囚虜使而致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哉故直書囚以譏其失

壬寅

二年春正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廣義 抑考趙葵不慶德量力遽爾輕挑強胡以基亡之罪又以同知院事其昧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古復冦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也可那顔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蒙古牙剌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一切拒絕因辞職去携家徙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刋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何以踰吾是時牙剌瓦赤行省燕京惟事賄賂分及姚樞以為君子奚可以貨取一切拒絕蓋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由是辭職而去隱於蘇門誠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矣讀書鳴琴何以踰吾性分之樂哉故書棄官隱于蘇門則其浮雲富貴敝屣功名舉天下勢分之樂一毫無有動於其中者矣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 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其所從也然樞以金之士臣而仕蒙古則已昧其所從於始矣今而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樞其有焉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葵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禄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詔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範同簽書

院事定子孛羅

範抗言時政無應情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九月朔日食○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發明 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宋室不競而使左衽之徒汚衊華夏憑陵之氣恭毒生民既陷通州則亦已矣而又驅一城生靈陷鋒鏑之下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罪可勝誅乎故綱目直書屠以著其暴

○十二月別之傑罷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魄無行仁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嗜伍頹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户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閬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避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梁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棊布星列如脅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廣義 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葵輩多矣為時名將夫何偲哉

三月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擅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若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合理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不悅楚材憤恚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見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至順初瞻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宋子貞曰无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相矛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酋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也

發明　蒙古之臣卒而未嘗具官此獨具官何錄貴也是時乃馬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不行言亦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宜哉故書以憂卒則其抑鬱不得伸之意可見矣

廣義　楚材失節之臣也臣既備論其所由於前矣綱目曰以憂卒者所以誌其不克令終也夫既不能善其始又不能善其終雖有周公之才美何足觀哉

蒙古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閻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洮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璡與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圖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璡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蹈以墨畫地為山川城

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
辱明公禮遇恩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
谷州城乎玠下覽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
所耳璡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
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
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
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璡權發遣合州璞權
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時
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之時予設險也釣魚山城

而蜀始可守
矣故書予之

廣義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兩
盡矣向無璡兄弟之嘉謀惡能以成厥功哉
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玠誠有焉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變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
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
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
召還大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
嵩之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
炎及第

發明 綱目凡書賜及第分注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
其所上之策今而分注皆畧而不存是必同榜
之人皆一時得雋而不足紀所上之策或一時浮靡
而不足録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留夢炎及第分注
皆削而不書哉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元則其素乏
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李者要當
詳察焉

○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
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

于五河
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

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謁告許之逭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臣愚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亦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一日之稽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緋細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秉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莽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鉞鋸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憲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其籍

發明

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子遠先正乎近左右不正難以言治是故孟子之告滕君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為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即營起復此烏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衆論而不知有嵩之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知有公法也故詳書以譏之

廣義

昔周之季尹氏世秉國鈞為政不平將覆宗國故家父作詩以刺之東萊釋之曰致亂者雖尹

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今宋之史氏亦秉鈞三世矣其所任用者非姻婭則險邪然其乱宋之政濁宋之朝傾宋之國其與周之尹氏何以異哉今於其父喪未終而復之無乃長其姦之甚乎嗚呼宋氏之心迷臣知之四學生知之路人知之而其溺而不知者獨理宗耳然所謂之知者何知南宋敗亡之禍必推於史氏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乎

冬十月以劉漢弼爲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爲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扶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入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勦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來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渊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伾大李性傳陳韡等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寀監察御史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渊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南東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項容孫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渊罷政予祠餘各貶官有差

發明　渊等附麗嵩之盤據要路顧指氣使靡所不為公論之不行久矣蓋欲服惡鷙先剪羽翼欲去大姦先黜同類不出則黨緣為非大姦雖去而猶未去也故渊等既削其官而又書有罪以深貶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慎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為狥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塞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院事○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隄防乃脩復內隄十有一別作十隄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圩畜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

因繪圖上之

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發明 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修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前書範為左丞相初無美詞至是範卒書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詞比事之意也與唐楊綰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猶飲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仆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蛮烟瘴雨之鄉今蛮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閽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

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疏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物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誚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墻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少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發明　其矣小人之中傷善類也同已者親之如兄弟異已者視之如仇讐妬即寧哩所朝小人觀之韓侂胄專擅朝政忌趙汝愚之異已譖貶衡州中毒而卒史嵩之竊弄國鈞忌徐元杰之異已雖未譖貶中毒而卒甫隔兩朝如出一轍蓋由小人之行貪位慕祿乃其素志妬賢疾能又其本心一旦從而論之黜而罷之則其患失之心寧能自已故切齒以怨異已之人必欲寘之死地然後可以快其私憤耳噫哩宗不競而使左右之正人為姦臣無故而害當時群臣既不能詰理宗又不能討而君子死於無辜小人益肆暴虐豈不深可惜哉直書暴卒其義自見

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冬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丙午　六年　蒙古定宗貴由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蒙古擾亂至是卜餘年矣天下大變故特以是戒警之又十餘年而咸淳改元宋祚益弱自是夷狄橫行宋室遂滅孰謂天道無知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始可以見君子書法之深意矣

○二月范鍾罷

鍾爲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

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戒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發明 史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魄無羈不學無術之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安衛似道爲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衆古冠亦湖江淮之境此其驗矣可見君子小人平日卒未能別迨至臨大事決大謀則君子小人於斯而判矣吁可歎哉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竄宮祠創官速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求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户史揣等糜兵淮南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院事

○游侶罷○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韓知樞密院事

湖南安撫大使

蔡燕知建康府
韓燕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案同簽書樞密院事

八年春三月案罷○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部徵求貲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鸇駈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尚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發明 前書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此書后海迷失稱制則蒙古晨牝之禍其來尚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冊者所以爲後世戒耳於蒙古乎何誅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陳韓罷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讒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韡知樞密院事
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
韡兼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黨參知政事鄭清之同簽書樞密院
事八月家罷○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
宗八年凡四易將攻其城十有四
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
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
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部徵求貲財或於西域回鶻
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鸇馳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
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幽出
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皆不服

發明 前書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此書后海迷失稱制則蒙古晨牝之禍其來尚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冊者所以為後世戒耳於蒙古乎何誅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尋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陳韡罷

○秋九月嚴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閽簧鼓是非爲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必加精採倘涉私邪

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宜激濁揚清一新
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
臺諫不敢與爭

發明　是時臺綱不振嬖寵干政正宜激濁揚清一新政令之時也而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則人皆以為言而獲罪言之何益率天下之人而禍其正言者必是之舉矣舜之所謂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擇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聞分邪正之等而禁之者也人君在乎察之何如耳今既禁之則言事之臣必曰我之言未審是歟非歟雖有忠言亦將括囊而無咎矣孰肯為之盡言哉故宜書以著其失

庚戌

冬十一月應繇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曾伯為京湖制置使

似道知揚州魯伯知江陵府

廣義　孟琪之卒而即以似道代之則宋事之不克濟蓋可知矣嗚呼趙宋東南之日誰其失之可哀也已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卮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摯故地還天子之語上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閬隘增屯堡邊境稍息寖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訣其進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發明　莊八年秋書師還君子以為譏久役也余玠輕舉動久役至興元而頓兵不進遇蒙古

而無功乃還則玩兵耀武欲為不果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書出兵至興元而還何以甫出而遽還乎綱目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月蒙古主蒙哥立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施雷為帝廟號睿宗諸王有異同者並覈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忽必烈曰今上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廣義 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于蘇門若無復有仕進行道之心者蓋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道之不堅也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婁子問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發明 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欲希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又擅

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況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貶耳若生榮死安無復譏刺何以懲戒乎小人哉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廟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欽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

改相二八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忽必烈置經畧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開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畧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也田唐卿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

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廣義　姚樞諫行言聽道之心矣其如忠處節義何

家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

那摩西域築乾國人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

發明　所貴乎立國者以其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而已那摩西域之醜虜棄家遊食則無父母之養削髮披緇則無君臣之理覆宗絕嗣則無夫婦之倫跣足蹲踞則無長幼之節絕塵逃世則無朋友之交所貴乎交者一毫無有號為國師抑何知何者之可法哉蒙古夷狄固無責然既含齕毳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則又不可得而盡畧之也故特書以著犬羊之雜揉爾

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城汚州

發明 築城何必書一著邊將之令為虜所掠一以著要害之地為虜所據一以橋同意 岡也與唐書吐蕃作三河

○蒙古主蒙哥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斡兀立海迷失竄失烈門于没脫赤

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攘並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没脫赤之地

發明 失烈門太宗之孫太宗臨殂命立為嗣則失烈門禮所當立也諸王皆以為言因兀良合台等不聽推立蒙哥則是諸王之言為是而合台之言為非蒙哥憤諸王之異己疾故后之厭攘一徙之一殺之一竄之果可以欺天下乎故網目皆以無罪例書所以著蒙哥之罪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六月閏淅大水

嚴衛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旧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関中大水冀奉以為右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奎官戚畹以回天意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弁之所致也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朝廷為陽后宮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是時蒙古竊發於外戚窒充滿於内小人乘間於中而陰沴之來必矣嗚呼人事無形而難知天變有象而易見人事始垂於下天變即形於上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君其可以為常而忽之哉欲弭天變先弭人變正此之謂也夫豈無其故而網目書之欲使後之人主遇災而懼毋敢怠荒焉耳

蒙古分漢地封宗蜀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関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鹵生之不若関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曰関中户寡河南懷孟地狹民貧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関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宜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

嘉
陵

秋八月蒙古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入
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
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
以召
之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吳潛
罷○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
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
臨朝聽政之意自
今宜就早朝面奏
發明　蹇之大象有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當蹇難之時而能反身脩德此又聖人之所貴

也是年夏有陰沴之形至冬而有火災之變帝能恐
懼詔求直言亦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使其自此
而擴充之則可以回天命於將墜延國祚於未頹而
古人所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將復見於今日矣
惜其徒有求言之心
也此其所以無救於滅亡之道歟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群臣屢以爲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
嗣榮王與芮子孜爲皇子賜名禥封永嘉郡王明年進
封忠
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二月朔
日食○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州此書蒙古城利州則且耕且
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宋室不競而使夷狄竊
發明　前書蒙古城沔州此書蒙古城利州則且耕且守而蜀土浸不可復矣宋室不競而使夷狄竊

據要地豈不深可惜哉
一書甫書哀中國也

夏五月詔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驍王夜乂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幟鮮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冂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徃代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子姓至是求援於方叔之世安乃與玠抗玠攢斂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咎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爲四川宣諭使

晦爲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實慶以來蜀闔未有能及之者也茲又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發明 暴卒者不得其死之詞余玠治蜀措置有方邊民悅服自實慶以來蜀闔未有能及之者也茲因讒忌即命召還於人心寧無不平之氣乎未幾仰藥而死蜀人悲之苟非素得民心者安能若是哉故書暴卒所以惜玠而罪宋也其旨淵乎微矣

廣義 余玠者蜀之長城也玠卒之後蜀豈復爲宋有哉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此之謂也

八月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冬十二月蒙古忽必烈滅

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忽必烈以元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栰以濟摩荻蛮主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唆大脫擺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元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二年春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

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蒙古襲取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井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

為蒙古所據

發明　春秋齊侯襲莒言掩襲而取之也余晦遣兵數萬徙城紫金不能周慮萬全而乃爲虜所取噫紫金蜀之要地而棄以資敵則四蜀安能保障乎然則余晦之罪不能辭矣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玠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庫之積以歸詔簿録玠家財以犒師振邊如孫遂認錢三萬徵之累年始足

廣義　玠立功西蜀不為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之八議況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為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發明 加不當加也淳祐十年書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使此獨書加者蓋同知樞密執政之漸似道不學無術以任兩淮密院乎且夫職者天職也祿者天祿也天子代天理物人臣弼亮天工皆使之共天位食天祿所以至公無私必賢而有德能而有才斯為宜耳安可使之知樞私昵而加天之爵祿哉厥後養成亂階卒為亡國之本是蓋不能謹之於微以致其盛而難制焉耳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戚畹尤宜加察而不可使之專執朝政於清明之時然後天下庶可得而治也此皆已往之失而將來之所宜戒自是而後倒置此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魯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

物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蹙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荊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魯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勘官陳大方煆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許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值西蜀多故之秋正朝廷用人之際錄功隱過此其時也況無故而恣行誅極乎余晦因惟忠所擊心生憾憤羅織其罪誣奏於朝理宗不能察其非罪群臣不能究其枉煆成其事殺諸市朝豈不深可哀哉直書殺而不去其官所以著宋之失政刑也

廣義 余晦之非人望素矣今又不能自反而誣陷無辜其逆理不亦甚乎分注備載惟忠之冤于以

見陽施陰報理所宜也夫何怪哉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

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棄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忽必烈善之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迷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爲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内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擇亳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道一自亳而北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後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戒願聖明亟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發明 迅雷疾雷正月而迅雷大變也震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災亦爲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帝因迅雷而罷元夕張燈然亦未務非究其本也必若訪求直言以輔政之闕失去其邪罔以肅朝之綱紀然後憂勤惕厲省身克已則天變於我乎弭矣罷其張燈又豈可爲弭變之道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意耳

二月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禄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磐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

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
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廣義】入洛之師起於趙范趙葵之輕挑成於鄭清之力主其說而已乎師大奇之謂魏而治脅從其何以服人心哉書曰臧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顓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卦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徙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鄙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漸大水

【發明】雨土者雨而土也土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地震大水者陰極爽狄竊發之類也雨土者小人將擅國政之徵而地震大水者又蒙古侵軼之應未幾有似道蒙古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徵焉可誣也而宋之君臣方且昏宴於豫弗克自強而天變屢形不幾乎入於荒虐唐之事矣豈人君敬天勤民之德哉此事而書其義自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侶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

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子才劉子
澄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廣義 入洛之師起於趙范趙葵之輕挑成於鄭清之力主其說而子才等不過為從者耳今也舍渠魁而治脅從何以服人心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理宗昧于此乎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讓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徃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鄙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以王楙簽書樞密院事○雨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發明 雨土者雨而土也土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地將擅國政之徵配震大水者陰極奏狄竊發之類也雨土者小人幾有似道蒙古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徵焉可誣也而宋之君臣方且昏宴於豫弗克自強而天變屢形不幾乎入於荒唐之事矣豈人君敬天勤民之德哉此事而書其義自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侶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

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恃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恃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發明 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御之類其所以供上之用者皆有常職歷代以來未嘗闕事至理宗始以宦者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讐斂於民雖諫官御史交章論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者為宮市使義同不幸耶與唐書以宦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寅緣閹妃及內侍廬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箇大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帝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想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塞寃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脩比年動口御前姦贓之老吏逃逋之兒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校者獻諛暴者助雷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母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訟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為姦人君既知臣賢否得失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發明 為姦人所讒奮然誅斥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

向使理宗當洪天錫上言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嘉而
赦之則真偽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理宗曾不及此
遂墮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為天子直諫者哉網目
於天錫之罷汪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方叔
清叟既居宰輔不能救援雖讒譖而免然不書其官
者又以其睽於主闕時艱之義故也然則是舉君臣
俱有其失豈
不深可惜歟

西南夷盡降蒙古

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罨諸部所向風
靡羅羅斯及阿伯爾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攻下阿
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
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王楙罷○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
樞密院事察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
定之孫也

丙辰

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慶○夏四
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察抗同知樞密院事○加賈似道
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
求去捄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
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
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
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
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
生陳宜中等于遠州

檜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則姦人肆賢人伏而不出戚里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甲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蕃伻伎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權侍御史竊弄威權帝弗堯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檜檜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納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檜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檜短檜入對極言大全衰伎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檜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禁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自上章劾檜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撤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檜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檜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閧棄檜囫呼而散檜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檜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猶怨檜短檜入對極言大全衰伎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檜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禁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自上章劾檜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撤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檜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檜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閧棄檜囫呼而散檜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檜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怒

過寵之極故得以濁乱朝綱而肆其兇惡耳若推其極至於齊之田魯之桓蓋有不難者矣彼陳宜中等不忍朝政廢壞故中心有激極詆大全之姦扶綱常也且諸臣百工既畏大全之勢而不言大李生又不言則是視其君如路人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六人為公論所惜而有君子之號則彼不言者皆小人也而理宗朝廷不得為朝廷矣嗚呼東漢之末而有八俊八厨八顧八及之名故卒至于淪亡而不可救今宜中等不幸有此徽號殆恐元雖不南而董卓蕾功之首罪之魁也君子惡乎取

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遾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鮮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發明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恒足矣苟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則財又豈能足乎蓋冗吏多則蠹食衆蠹食衆則賦斂繁賦斂繁則民生瘁慶曆時以三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今以一百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祿宜汰之以省費也朱熠言之理宗不悟又豈善於治國者哉直書不報深貶之也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為僧於天寧寺往来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遼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

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磐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闍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始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使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閑係甚大董宇臣諷臺諫卻澤劾罷之

發明 治國者當正肅朝綱朝綱不正難以化遠而小人得以竊其權衡生民有以罹其塗炭四海不至於擾亂者幾希矣是時理宗惑於群小利心益熾乃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之錢則甚失國躰而朝綱為之不正矣吳槃上疏極諫言甚切直理宗尚能明此則當嘉吳槃革弊政可也惡而罷之謂之何哉

故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異耳

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謹至是自荊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忽必烈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

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寇襄陽入其郛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餱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扳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為橋頃之即成至曉兵悉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五月城荊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蒙古將兀良合台入交趾屠其城

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燇走海島蒙古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躰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發明 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蒙古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取其城邑則已必屠而戮之然後可以快其憤哉此其所以終於夷狄而不知中國禮義之族焉吁綱目之書法嚴矣

秋八月以張磌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哥守和林

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因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蘭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乂洮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

【廣義】管仲責楚春秋貴之者以其尊周室攘夷狄也今也夷狄反怒中國不亦首足倒懸之甚乎然則大書曰入寇者尊中國也

旧鶻貢于蒙古

旧鶻獻水精盌珍珠傘等物可值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賚

與赤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張磷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六年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松江制置副使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逐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揚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拒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茂諸蕃悉降蒙古威

發明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內不言敗謂與讐鬭敗亦恥也是時夷狄猾夏內外洶洶擇之分遣諸將禦于蜀口既復成都戰而敗績則其志亦可嘉尚也已苟使其功得成則華夏之氣庶幾少伸春秋所謂義戰者此類是也故書予之

蒙古入西域平乞石迷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至是旭烈以抄馬那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鬬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虜獻捷旭烈留鎮西域遣使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僅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秋九月蒙古主蒙哥入釗門冬十一月陷釐頂堡諸城

紐璘聞蒙古主次漢中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衆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招苔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苔竹隘使其將史搆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殂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衆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鷲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哇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署地還引兵來會

發明 嗚呼夷狄之禍至是甚矣宋室之衰至是極矣自蒙古寇蜀入劒門陷諸堡如入無人之境守將迎降者十有八九戰死者十無二三而使全蜀之地相繼陷沒兩川之民委於鋒刃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當時之事勢亦畧可觀矣據事直書深惜之耳

林存罷○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將李璮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璮取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赦罪

發明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是時逆胡入篡中原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辯逆順之理今似道爲兩淮宣撫蒙古陷漣海罪固當罰況草昧之時尤宜正法理宗乃以社稷之愛從而赦之是使不忠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書請罪書詔不問以深貶之蓋謂之詔不問則其咎固在理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不忠罪猶且釋之況下於不忠事者乎其與唐書將軍王去榮有罪敕免死同義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士璧移司紹慶士璧遂進司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蒙古主蒙哥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死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塞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發明 既曰守將則是固守城邑乃其職也以城降之果何義乎背其君父以臣夷狄擊拳曲�ториで於禽獸之側非至無恥者弗克屑焉大淵既任專城不能守君之地而乃以城降之則其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冊深罪之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呼

後學 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己未宋理宗開慶元年盡甲戌宋度宗咸淳十年凡十六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後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史嚴之副之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兀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

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狪內地守將陳兵六萬以俟兀良合台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乘勝蹴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列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敗走遂壁城下

二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閱武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青居山自引兵由忠涪趨夔州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蒲擇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將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蒙古恃強憑陵諸夏掠靜江而守臣不能拒圍合州而諸將不能救取中國土地而城守者不敢與之爭今又戍守逼蜀合兵圍城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嘉陵之戰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羙詞稱揚其績而綱目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文德兄弟受宋厚恩錦衣玉食以功利言則高矣厥後許置榷場而棄襄樊不可守兄弟一門皆叛降虜語忠義則王蠋之罪人也知此說然後可以論吕氏之始終矣其與春秋書城濮之戰意畧相似耳

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王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二諸王大臣用驢蒙以繪襆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宗遠軍節度使

發明 是時蒙哥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圍合州卒于城下此皆天意祚宋故趣蒙哥之亡耳蒙哥不死江南其柰何哉故書卒書北還皆所以致其喜之之意也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家奮起朔漠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莫氣驚魂庾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貢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壽春一軍出淮揚三道並進東西遠衝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擊穌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顧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来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艨艟鼓擢疾趨士吶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發明 固江必先守淮固南必先守江皆宋固國之險必爭而不可棄者也忽必烈既書將兵渡淮矣又書圍鄂州矣從容進退無復阻抑宋之國乎噫長江天塹而為勇渡之鄂州屏

蔽而為虜圍之當時守備諸臣未聞臨江一戰而使虜騎充斥率腥羶以汚內地惡在其能事君哉宋之不競可哀也已
故詳書譏之

以戴慶炯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發明 君子所守者義而已義不可生雖死奚惜故曰由是則生有不用也由是而避患有所不為也方胡羯交侵江南疲弊內外無勤王之師遠近無入援之將蒙古之至臨江元桂力疾督戰苟有援兵協力固守則城未必遽陷也徒使元桂獨榮孤城力竭而死其如國計何哉故書曰矩之所以予其全節也

嗚呼微矣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毀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窮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以中奉大夫致仕

廣義 大全凶悉滔天所以去其官者不與其為宋臣惡之甚也書有罪免者譏當時失討賊也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蹴躋要途蕭泰來等群小躋躋用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丼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乱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

【廣義】分注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然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發明】昔漢獻即拜袁紹之綱目譏之然兩宋之篇末嘗書即拜者丞相其書即拜何譏也似道不勤王而宋就拜之書即拜所以愧似道也雖然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祖宗之言揣在簡冊不可忘者似道貴妃之弟生平未嘗學問可以小知而不可以大受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右揆之職乎理宗惟溺偏愛不顧嫌疑抑不知似道妬功疾能之心已非一日安望折衝禦侮以舒君父之憂哉厥後乞和詳勝邪謀大作卒致亡國而後已故直書于冊所以深貶之也

○内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紅橋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銮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危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老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千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苫徹扳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扳都兒戰敗死焉達侍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閑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蘄草坪獲之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臣未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鍾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踉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遽脫忽思括民兵召群臣議事郝經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挾焉或旁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氷釋歲幣置輜重率輕騎兎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人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發明　乞和者丐求之詞畢之也乞和之事是宋人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以仁禮存心而不能勇往辱國於夫子曰自反不申邪荣義不荣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則曲在彼道矣昔曾子問大勇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聖訓之義大矣其

廣義　歲幣曰納納之一字宋朝之所深忌當鄭公力爭於其前矣況祖宗有成憲可徵今彼道擅許納之一字則是已干於政矣況稱臣乎分註云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請蒙古營請稱臣納幣于以知彼道狐鼠之見不知有羞愧之心者也豈待暴行秋日而後知哉理宗用彼道以禦敵殆亦寇賊之招耳欲宋之不亡得乎

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璽帥潭極力守禦既罷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　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　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磯

廣義　分注載似道用夏貴之計不過竊寵荣身之謀耳悉知其有國家君父哉殊不知既以委質為臣則吾身與國一體而已故亡身徇國者不荣於當時必荣於後世不期荣而自荣竊寵荣身者不荣於當時必辱於後世不期辱而自辱此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惟在公私之間而已此文公

謂陸九淵講君子小人義利之分聽者至於泣下其似道之類乎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發明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小人者其才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即改是以人君當慎所擇也似道出師弗克一戰前既書乞和于蒙古蒙古甫退偽奏大捷然其既欺於已又欺於人復欺於君將何面目以處百僚之上乎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歟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廣義 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為言其計可謂奸矣夫何朝廷悉聽之也此豈宗社好消息哉觀其於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何若於蒙古之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為己功以聞於朝曰於某處擒賊若干而其稱臣納幣之恥則匿矣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詭譎而轉展無信耶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讀者詳之

高麗王暾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倎為王

暾嘗遣倎入覲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暾卒陝西宣撫使廉希憲請立倎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館倎賜以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更名植云

白氣如匹練亘天

發明　白氣何白者金色金華之象氣乃為陰夷狄小人之象白氣如匹練亘天其變非小也是時理宗春秋彌高惟事飲食宴樂不知思患預防外戚宦官擅權於內夷狄小人竊發於外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徵宗之時書赤氣亘天此書白氣亘天皆非享國之嘉祥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知天道人心相與之機矣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北還薊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開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徃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丹莫哥捨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廣義　忽必烈不汲汲於即位者其亦有所取也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默變姓名以白晦使者俾其友人徃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襁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回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帝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彦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吕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熹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熹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君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發明 加不宜加也理宗誠可謂木偶之主耳似道乞和謬奏大捷未聞可否於其間者加之以爵錫之以命是賞其欺已之能乎可愧之甚矣師之上六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夫子傳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有偉績尚戒小人何況無功可賞而又濫及小人歟噫國家全盛之時尚恐小人之敗壞每切儆戒矧宋區區立國江左三分天下僅得其一而忍使小人之敗壞耶此宋之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悟也豈不深可哀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分註載理宗詔褒似道如文彦博故事足以貽笑千古嗚呼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然原似道之為人譬諸人家之愚奴蠢婢焉主人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今也主人不悟其愚蠢處以千金托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何以異於是哉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巫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户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内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禄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炯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以薦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

商挺
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荅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関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

發明 稱帝何不宜稱帝而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不哥受命鎮守和林遽起邪謀稱尊僭號則其罪可勝誅乎故書稱帝者所以明其僭逆也其旨嚴矣

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五月文

讓罷

文統本李璮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亦感激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爲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廢止仰稅賦苟儉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藍荅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燕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爲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雷閙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

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置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茸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茸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閔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戴慶炯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令十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主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縊其奉御絳山焚瘞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瘞祭蒙古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具牲醴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杲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廣義 嗚呼今有一婦人焉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求盡哀禮於其夫而又以身事讐者魯謂君子賢之乎鶚其有愧于此焉

熒惑入南斗

留五十餘日

發明 人事感於此則天變應於彼理宗為国廑内以務其本者也故庆氣應之三月日食而又白氣亘天是月熒惑又入南斗災異之多莫此為甚兵力不足

倉廩匱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民之事興矣

六月立忠王禥爲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徃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咎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蒙古李璮寇淮安主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郭公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脩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爲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

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户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撝之天時人事宋祚始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狥倘以交隣国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仝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發明　郝經之來爲脩好耳何以幽之此蓋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耳似道謬奏大捷得叨榮利而又以和出彼謀爲言苟或郝經入朝則其謀必泄而權勢不能久假焉故幽之真州以絶其迹而且得以實已之前言耳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噫似道不過蔽一時之耳目他日舉此以爲興兵之端事既彰著竟逐遠方然則小人始欲以害人而終以自害詎不愚之甚哉故直書以著其奸險之實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廣義 賈誼曰師者道德之教訓太師者三公之尊者也非才全德備者曷克以居此哉故不得其人則寧虛其位不可備惟其員也故尚書載周成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然則理宗以似道居是位不知以其才歟以其德歟今以才德兼全之位以教太子則道其予於不善蓋可知矣書曰以賈似道自有本封之衛而此又兼之以人臣之極位也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廣義 分注載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假令蒙古遣使來責渝盟亦不當如是也況脩好乎嗚呼彼以愛兄之道來此以祖詐之心待觀此則孰得而孰失孰是而孰非孰曲而孰直邪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啓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二

寶交鈔立互市于潁州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卜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兼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辛酉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

二年 蒙古 統二年

廣義 蒙古以僧爲國師則是舉國之人皆以無父無君者爲師矣書之所以誌其陋也

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欵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統釋教

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

呂祖謙忠問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喜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發明 重道崇儒帝王之盛心尊德樂義人君之首務有宋區區立國江右言兵則兵兵不強言地則地不廣言民則民民不衆獨褒崇先哲一事迥出人表此所以雖至於厥厥垂絶蹶而復起者再皆吾斯文命脉有以扶持之也理宗命太子行釋奠於先師之殿陞二賢於從祀之列豈不為曠古之盛心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理宗之於正道可謂尊崇之至矣萬世而下何容議哉然徒尊之而不能行其道所以南宋敗亡之禍卒莫之救也君子惜之

二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憙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優劣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寶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

正必獨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獨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宜虛設官稱及改授樞太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廣義】大抵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綱目書其皆辭不拜者何蓋以見三人皆能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也默曰三人亦有優劣乎曰許為最而竇次之若夷考夫挑之出處大節則雖欲以道自尊而不能無愧于二人矣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虎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招撫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邊臣下整整許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虎孫草表虎孫不屈谷門仰藥死

【發明】書劉整以城降則見虎孫未嘗降也虎孫實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綱目一書叛降一書死直書死之則其褒忠臣貶賊之意可見矣其旨嚴哉

【廣義】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撤藩籬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喪得乎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憂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

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代四川宣撫使興以劉整叛後撤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姤功啓戎罷任鐫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

發明 自逆整救降瀘州陷沒苟有倡義討賊者此網帥之將獨俞興縣率兵討賊其志為可尚已雖云敗績而功未能成然何必予當時朝廷無弔伐之師方鎮無連敢與朝廷倡義討賊者矣宋之賞罰如此其不復可以有為從可知矣噫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衊一時閫臣且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鄣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辨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欝欝而卒

發明 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公旁作迓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似道相宋又無補天沐日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於泰華而志得意滿忞忞盈溢既以私意貶吳潛今又恣其狠愎不用國法殺戮閫臣其何以愜服人心而處持衡之地哉故綱目於向士璧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

耳他時朝士爭論其奸而似道有漳州之禍尚誰咎歟

冬十月以何夔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忽必烈擊阿里不哥于昔木土敗走之

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遠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攻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以何夔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江萬里罷

萬里在貴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患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賜貴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發明　書賜第宅家廟予之歟曰非也似道姤賢疾能欺君辱國乃小人之魁榮耳抑不知有何社稷之功而賜之以第宅家廟乎理宗溺愛姦諛不吝爵賞殊不知所損亦多矣安有無能之小人位若宰輔而天下能致於治平者哉嗚呼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夷狄極其譏訕則其無益於國為可見矣理宗苟能以寵似道之恩寵天下之豪傑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善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理宗賜似道第宅家廟意欲方之趙普文彥博也嗚呼若是者正猶認蜣轉為蜂合何其謬哉亡國之梯謂非不自理宗設可乎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蒙古脩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降
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

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徃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卽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救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㯳中出片紙曰某爺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發明 臨安宋之所都乃根本之地而遽至於饑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是歲遽至於饑者理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相仍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綱目所以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與魯宣公十五年書饑同意

庸齋 有若告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以知夫君民一體故也臨安僻處一隅而歲且饑況當強胡將蹙而與芮猶以積粟見各何其不知所重之若是哉宜乎光祖厲聲督責之也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

璮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彦簡于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羗通好于璮事覺被殺

發明 來歸者李璮心服而歸之也然何以不書叛背棄向華哩之正也況璮本中國之人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書法如此與五代書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同意王文統私結李璮書殺而不書

誅者其義亦然綱目之脩内夏外夷而已

廣義 王文統雖曰小人此亦非其罪焉蓋李璮之父李全本宋臣也璮之来歸其歸也以正文統使其子通好于璮事雖無徵要亦無害於義不然則書誅矣何以殺云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李璮復淄州

璮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璮于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夔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璮多謫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陰有来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来攻未及嘗軍悟壕中得井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廷聞璮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夔炎帥師援之夔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然救而不進者則書其至以罪其怯夔炎既承君命往救李璮則必盡程而去過進一揆可也夫何甫至山東心存恐懼不至而還則其奪命不亦甚乎既辱君命其罪不言可知矣故書不至而還所以罪其怯耳君子以義禮之勇為勇當勇而不勇豈非不知義禮者哉

封陳光昺為安南王

陳日燇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叉國傳位于其子光昺遣使来告且貢象二謁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燇為安南大王然光昺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爵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潛鑿井卧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後亦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惜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潛歸葬

發明

故相何不于其貶也暴卒者非善終之詞也吳潛見忤似道必欲殺之前既貶於潮州而又移於循州則亦已矣毒而殺之果何謂乎似道奏大捷而召還朝則人君在其掌握殺向士璧毒吳潛則繆紳在其掌握也哉故書暴卒所以惜潛天下何事而不在其掌握之君同寅之臣皆在其掌握則而罪似道也

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璮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爲山東經畧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木各將兵赴濟南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監令以入為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反者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為璮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梁巖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

發明 李璮非迷而不悟者又非心持兩岐者竭力而守城陷而亡故嘉其志而以全節予之雖然李璮忠心誠矣然其受圍之時已閱六月拒之者非一朝守之者非一日而朝廷僅遣青陽憂炎往救不進而還無復再救以至忠臣義士徒死孤城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既予璮而又罪宋也

廣義 璮之來歸可謂蓋父之愆者矣綱曰以死節予之豈不宜哉

九月蒙古以阿术爲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爲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以楊惟中姚樞竇默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開不閑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甯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于朝詔改甯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發明 夷狄盜賊有同於夷狄盜賊而書死凡例也中國之士大夫間大全逐董揆而不顧則其妨賢之心甚匿厲冦而不聞則病國之意深是雖中國之臣實乃夷盜之行故其亡也既削其官猶未足以償其罪特書曰死然後奸宄之徒正名定罪而始無駐足之地矣若生既無

譏死又無貶抑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此綱目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嗚呼微矣

四年 蒙古 中統四年 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迩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唯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儔張希頴上疏言三邊老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不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說折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田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訏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瀠至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曾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發明

魯用田賦春秋譏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十一助而不稅似道以国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户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固買以充公田則其為害也大矣今行公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国書曰買公田買者不宜買也理宗酷信而行之置官以領之則失禮甚矣當時似道專擅氣焰薰灼無敢議其非者獨經孫偁具其害反覆言之被劾而罷不亦悲夫是則理宗知有似道而不知有百姓也其能保邦於沒身豈非幸哉據事直書交貶之也

廣義 蒙古定户口田畝其法輕於什一固不得其中入官籍又欲買民獲其富焉今也南宋尺寸之地皆富理宗行此病民之事不過為蒙古之驅耳哀哉

三月以何夔然知樞密院事○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數沴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貫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錢稍多則給銀綃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褚將仕郎告准千褚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褚承信郎告准萬五千萬褚安人告准四千褚孺人告准二千褚承節郎告准千褚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吉則謝奕趙與訔鎮江則章坰郭虞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箎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

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發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此人君保民而王之意也宋買公田大為民害當時司是事者以刻剥為能專以寬卹為關葺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欲立乎國先棄其本雖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而民貧則君安得而獨富哉論買公田之功而進劉良貴等可恥之甚也一書再書深貶之耳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吕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

聳蒙古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發明　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吕文德請置榷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失襄樊之漸云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壯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閫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脩城治兵潛畜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廣義　聖人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蒙古世祖不聽讒譖其過人不亦遠乎

五年　蒙古　至元元年　春二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蠲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閭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斗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發明　增者不宜增也前既置官以領公田而希寵者往往朘削百姓其禍益慘今聽似道之言增置官于諸路此何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乎噫民力既殫國本遂蹙以區區江左數郡之民宋又賴之以立國者寧忍驅於水火之中而不知所憫也哉欲長享其國以延宋室之祀吾未之信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何憂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辭乞避位帝曰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遂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毘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勞乞從罷免不允

發明　彗者惡戾之氣所成是時既買公田害民滋甚彗星之出非民怨憤之氣有以成之乎理宗奉

蒙古阿里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

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睿失三人及其謀臣不魯花脫里察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之裔

發明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忽必烈繼蒙古之國而其弟至以僭立和林則忽必烈所以處也者未盡其道耳不哥之悖未如瞑象之頑瞑象猶不僭立而不哥顧乃僭立豈非忽必烈處弟之友有愧於舜乎誠使忽必烈為兄分符玉以富饒之地盡其兄友之禮則不哥居後養後寧不自知愛重又烏有僭立之事哉是

然自肆慾不知恤誠所謂顛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者也變豈有虛生者也故天書中外上書乞罷公田所以寻其以善導主書賈似道力求去位所以著其以私自惑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長星之出于柳者臨安分也見之而不改剖尅之政者天變不足畏也賈賊求去而理宗留之所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之謂也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擅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招誘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廣義　抑觀亦宋之將亡也放太學生鄧肅歸田里南宋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然則儒者於君父老迫之秋固有所不忍而言之耳豈矯情于譽也哉彼儒者之護無辜固不暇惜而當時國家自底滅亡亦可悲矣

時忽必烈尊臨元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弟與凡臣等且置之別郡未嘗一至京闕則是忽必烈不弟其弟而天倫之道亡矣故書釋不治者譏其弟已僭立而猶釋之不治不能分茅胙土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忽必烈必烈雖欲曲辭其責尚可得哉吁

楊棟免

棟以彗星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竟之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翰林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績有忠勤憋猶仍其野服散髮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廣義 自古人材之出非一途也或卜築或飯牛或釣竿或負薪或由奴隸或由降虜者比比皆是而秉忠為蒙古而出特一僧耳然其佐理一時炳炳可觀由是言之則知胡元之盛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議者當咎中國之不當尤胡元之所以盛

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譏謗大不敬詔竄之

發明 甚矣小人之禍極其烈也犯之則燎觸之則焚主恣行弊政病國欺君天下之禍亂極矣上書藁李等論詆似道則黜配于遠州此書謝枋得策諷似道

則寘黜于興國然則其熏灼之氣詎不為可畏哉理宗恭已南面委政姦回天下之亂於斯決矣故綱目皆以無罪例書於貶之非其罪也曉者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下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發明 方是時蒙古暴橫陵蔑中華前既寇蜀衷師失地此乃敵國外患剥床以膚切近其災之時其君當勉於戰兢惕勵以正而自守其臣當急於恐懼脩省以德而自持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後祖宗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宴安酖毒之戒惟詴下益上是圖明其義者然後知君子作綱目於

一害民之事一病國之謀必謹而書以重民命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冬十月帝崩太子榿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文資者並與此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年六十一太子榿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雰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正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蒙古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户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

民煑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贍五千兩無間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是時度宗即位之首歲而日食正旦焉則其變之非小明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正旦日食是必似道專權於內欺主虐民蒙古憑陵於外潛圖入寇是以天象昭然特為譴告云爾使度宗苟能明此則脩德以應天自強以立國黜小人謹邊備庶幾可矣不能以此自明而徒玩安忽危不知恐懼以脩省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痛哉網目書此亦謹天戒之意云

廣義 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遽爾日食者此強胡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荅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一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沌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龕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發明 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其中必有美惡存焉甚矣小人之欺君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陳恒以厚施於民而得齊王莽以讓恭下士而篡漢人君苟能遠之則安富而尊榮苟或近之則身危而國削是以人君不可不慎所擇也似道久假便宜之權恣行黜陟之令今理宗既崩山陵事竣以為苟不辞職人謂我何由是棄官還越以示歸隱之心詐報虜人忘得患失之情狀豈不益可見哉網目上書莽永穆陵下書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所以明其山陵

事蚤而遽竊是職云爾即書法觀
之則小人要君之罪不能辭矣

廣義 似道脅制度宗君悍婦之抗懦夫也嗚呼悍婦之喪家姦臣之亡國一轍矣

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不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發明 書辭不拜予能讓也若衡者可謂樂道而忘人之也

之勢者矣其過人也豈不遠哉特書不拜蓋予

十一月以留夔炎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

二年 宋 卷古 至元三年 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

物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貫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貫似道以去要君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寧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坪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憾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物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

殺脇從者勿治則宋之邵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姚希得王construct罷○五月以王construct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感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命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牢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卞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亦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

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路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顏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發明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暴

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於臨安強莫如元亦未遽渡鄂渚而逐鹿於吳地此蓋斯文命脉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故特表而出之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審有定則可以會意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誅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幸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又可違邪其亦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皆然俸給之等叙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物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右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悦容悦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為有險有易有喪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籍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

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為貴用人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況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肖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況奸邪倚倖醜正惡直多方以媚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蓋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蓂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伎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伎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嫉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尊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昔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議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令國家從知欽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廩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鄙邑正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言以道事君不可則

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宇如此而大約以大學脩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發明

漢高五年綱目書留侯張良謝病辟穀司馬公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震盛滿而不知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許衡久居懷孟抱道自樂其無意於功名尚矣前書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拜固已可見今而上陳時務謝病而歸苟非等功名於物外棄榮利而不顧者又安能飄然於富貴之外哉回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豈不大有逕庭易曰肥遯無不利許衡近之矣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浙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卉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豪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汚安置于建昌軍籍録其家

發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可任平章軍國重事乎是時似道以去要君度宗懇留始有是命其尊之也至其禮之也隆宜其經綸天下而平章百姓也夫何以政事委於館客堂吏以名器賣於監司郡守正人將終身魯是可為軍國重事耶噫宰相而治事僅如此則敗繪屠狗之人孰不可為宰相哉

廣義　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螟蟲螣賊之害稼也蓋民者國之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也食稼之心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螣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於賢才者國之根柢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蟲則食苗之根者也似道於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於是乎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哉曰螟蟲螣賊春秋書之記災也非然則若之何而可曰異也異出于天災由人致人君若能恐懼脩省則其災自消矣由是觀之則知災者似道也故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三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爚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侯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惣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發明　書曰固辭則其力卻是任之意可見矣夢鼎與似道議事不合固辭右相則是夢鼎非故逆君命也邦無道穀君子所恥故不得已而辭之焉鳴呼似道之罪可勝言哉

廣義　昔者陳自強附韓侂胄而得相位韓侂胄既敗即上馬顧曰望太參保全其搖尾乞憐固爲可鄙今者夔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又似道使人謝之夔

則乃已則又何也日望度宗之改似道之有為也厥後上書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其既去矣復召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者蓋已知夫時不可為然後有浩然去志也曰人臣之義當以身殉國憂則不辟所為無乃不可乎曰于時似道肆毒如虎憂則不去不惟無益于國而且身遭毒手不去可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憂則之謂乎

以留夢炎爲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以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阿术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术與整經畧襄陽阿术駐馬虎頭山顧瀆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輩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發明 白河既城則宋之餉道已絕虜之懸軍可守而攄守要地弗克一角不深可惜哉是知襄樊非蒙古可取宋自失之也吁

廣義 嗚呼觀劉整之言則知蒙古之於宋愈有侵冤之心矣其能已於兵乎

四年 蒙古 至元五年 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發明 甚矣小人之讐視善類也苟有微疵即寘以罪必至於陷害而後已方叔雖有獻琴鶴金丹之嫌然既為舊臣獻之何過似道疑其再相諷人糾劾奪其官爵噫小人之心媢嫉忌賢之心也欲入人罪

何患無詞以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論之不亦妄乎是故奪者強取之詞書奪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獻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晝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發明 宋圍長葛春秋貶之圍者繞其城邑絕其往来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六年而不解誅亂討賊可也襄陽宋地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陷於後蒙古之惡著矣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蒙古以和禮霍孫為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為之

十二月包恢罷

五年 蒙古 至元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燕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備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托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發明 詩云不素餐夫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右丞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事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豈人臣之事君也哉據

事直書其
義自見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徃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庶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公行然後事可集耳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發明　嗚呼蒙古誠犬羊雜揉之國耳八思巴不過西番之醜虜前既號為國師此復加以王爵何其謬用若是哉蒙古夷狄本不足較然既盜據中土僭號稱尊則亦以中國之例待之故凡弊政亦不得而盡畧耳此固綱目書法之深意有非常史可比也

二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敗績

世傑梁之從子從梁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燕樞密院使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夏五月光祖罷龍
廷鷟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
閫糾弊稍越拘牽似道頗疑異已黜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术于新郢敗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
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
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
术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
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术所敗士卒溺溇水
死者甚衆范文虎後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术
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禃而立安慶公湜冬十月蒙古遣
兵討之
湜植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蒙古主命趙璧行省
東京襲兵平壤徙問其罪且詔誅止衍餘無所問

庚午
六年　蒙古　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
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
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

發明　蒙古出兵未嘗書討此書討何予義也是時林衍跋扈脇制其君擅行廢立乃高麗之亂賊也亂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今高麗不能興討賊之謀鄰國不能興弔伐之舉則是亂臣賊子將暴橫而難制矣蒙古伏義而起興師問罪則是舉為合禮而非窮兵黷武者之可比耳故變文曰討所以予其討有罪也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白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語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
文虎總禁兵

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燕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徙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狀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贓馬丁為怨家所訐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閑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荷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癖貪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設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惜排當以侵蔑餘則假秩笠以奉放勸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皆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屬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爵遷上路總管始奏之臣餘並付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鄉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廣義 或曰魯齋以阿合馬反對蒙古主直則直矣然深慮之亦可謂危矣曰非也魯齋之道行於夷狄久矣不然孔子何以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聞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

發明 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是時夷狄滔天襄樊久困則其時之大難可知矣似道以去要君度宗勉留益堅力邊事危迫委於固然由是天祥當制不從呈稿似道不滿諷官糾劾遂為黜罷嗚呼當大難彌興之時尚不知惧而惡直言斥正士天下大亂宋祚不保又誰咎哉度宗酷信似道凡事任其施為日積月累人心漸失宜其不救敗亡之禍也

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矣李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發明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勞憂心慇慇此言小人得志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者也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宋之君臣未嘗果去也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是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時蹕崔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突決棟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使之十日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詎有入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

廣義 人謂似道至姦臣謂似道至愚蓋當宋之處臨安也危如一髮之引千鈞朝不謀夕又作所樂之事何其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此之謂歟雖然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亦天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宇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十二月陳宗禮卒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国號曰元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糴者籍疆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胡文定之言也是時公田擾害民怨既久兼之師旅頻興調度日廣民

之怨憤之氣上達於天而饑饉作矣嗚呼憂心惸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年之基業可勝惜哉
國既將亡則無罪之民安能逃
綱目書之垂後戒也
夫饑寘国之亡于茲決矣宋三百

蒙古復立王植為高麗王

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
妬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
国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
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為王寓
珎島踰年蒙古達忻都討平之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冦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
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
昌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剌不花出瀘州
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道李庭芝自効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
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
烽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竄伏
乘夜道去蒙古悉其軍獲戰船甲伏不可勝計

發明 書帥師則見文虎逃竄
則見文虎力能拒庸之意書至鹿門道

進救亦必擇人事易就緒慶宗當削弱之時聽謀不
審一舉敗績文虎輕儕小人淺謀誤國求祚自是益
徼以至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是否得
失瞭然在目皆可考而知矣豈不深可哀哉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
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
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
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思之漸乃辭衡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福密院設學衡閉命喜曰
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
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
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

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餘者罰讀書若干遍又之諸生人人自得專師教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廣義 分注載魯齋說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吉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發明 春秋之義四夷雖大皆稱曰子吳楚之君卒而不書其葬為避其號也宋興以來夷狄則有葬丹女真之號網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蒙古乃始改號與中國並列然網目雖書其改國號元以志其始然止斥其號而書之者不使夷狄得從正統之例也然而不書曰憎號者外之而不內以示中國不臣妾之義也

壬申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元罷尚書省

廣義 抑嘗考夫蒙古改元而有詔矣綱目削而不載者皆不經之說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廋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朋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發明 是時邊事危迫未遑遠圖而似道鄙夫議行士籍而欲假此以制東南之士心則其愚妄誤國之罪亦已甚矣度宗內作色荒國事廢弛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物蓋陋之也

阿合馬仍平
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冥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剿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欲為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箭於是郢鄀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泝口以守要津庭芝闚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銃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

漏下三刻起矶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發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絚攢梃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挺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纜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遊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狹列炬火燭天如白晝至勺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

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于櫃門閔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羿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裨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是時襄樊受困五年于茲雖有援兵徙薪不克前進其亦危如壘卵矣庭芝部分二張將兵徙救二張承命奮不顧身率師血戰宋之諸將悉能如是則又安慮蒙古之跋扈哉惜其畏怯者固多忠盡者甚少此所以淪於危亡而不可皆予之也

廣義　張順張貴不同而網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在道力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曰恃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朮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網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妒賢也似道前因謝方叔獻物恐其復相而奪其官爵此因皮龍榮望重恐其召用而竄于衡州噫值國家凋瘁之餘正朝廷用賢之日而乃忌其賢者竄而黜之遂使龍榮憤悒飲藥而卒可勝惜哉故綱目書官所以明其無罪書道卒所以明其無辜然則似道之罪益暴白而難隱矣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

開禧故事却輅來道還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敬明　嗚呼似道專輒之心至是益甚矣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還值雨此蓋天變之大者語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似道遇變不能責躬乃償帝之還內即以去而要君然其贊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佞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得意滿從容還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雨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識其信讒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詐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似道之欲害人如射工之於人影惟欲暗窺其過而中傷之耳夫何顯祖不此之察卒墮其計而釀成國賊之禍惜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拒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筠州入辭帝測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古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彊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惟懷永

廣義　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亡決於此矣蓋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也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永寧人賫告身及金虎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嶍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視當國者牧人心固邦

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彎閉曰薦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廣義 彎閉於此時亡身殉國可也烏可獨行已志耶然以巨奸當國不惟無益于事而且身不能保哉可昧於明哲保身之義

咸淳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捐與固守為吾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東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鐵以鐵絚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絚橋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進遇民居燒絶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

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發明 蒙古圍樊于茲四年暴師于郊憑陵諸夏其罪甚矣故樊失而曰陷所以惜中國之地淪沒於夷狄也天順牛富固守樊城奮志拒戰畧不少衂迫夫衆古夾擊力不能支城遂摧破天順縊死牛富戰亡無一偷生面臣虜者則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無愧於中華之縉紳矣予其全節豈過褒乎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絶撤屋為薪緝閑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縱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

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杓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楚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已為前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帥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發明 按春秋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胡文定公傳春秋參之左氏所載韓魏為趙氏請于晉侯之事乃知三子之叛其罪則一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按春秋書鞅歸于晉者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奉行天討乃狥韓魏之請故春秋書以罪之今文煥父子兄弟均為宋臣均受宋祿雖萬死不足以償國恩襄圍六年勢固危迫然為君死守者人臣之職分耳夫何偷生苟免以城降元厥後一門相繼叛逆非文煥有以啓之乎雖然人臣無叛及三族宋不能按罪行辟而使逆豎前後降虜豈不自縱其亂賊耶噫有罪不討有惡不誅刑政既失紀綱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哉直書叛降所以著其不赦之罪

廣義 度宗寵嬖賈貶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而四肢獨安者耶彼呂文煥之降于元其罪固瞭然矣然絕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賈貶而從文煥焉何也蓋君與相臣一體而已烏有臟腑受病

三月詔城清口

劉整故吏羅鐊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一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徃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華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悉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慶發陳危急三策曰鎌漢江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發明 嗚呼小人者襄樊受圍邊報日急似道蔽不以聞未嘗介意有言邊事即斥逐之迫夫襄樊既陷歸咎樞密乃置機速房以華稽遲邊報之弊吁亦晚矣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何者不可不能自責反以責人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故直書以深誡之

元主立其子眞金爲太子

眞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況燕頓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眞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眞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滑爲沿江制置使

立信燕知江陵滑兼建康留守

滑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竇俞與子大忠子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竇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滑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

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二衙長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賓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發明 黜陟人君之大權有功則陟有罪則黜此古今之通誼也故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文虎奪命逃遁師出無功度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文虎之誅豈容但已而乃以似道之故曲法伸恩僅降一官職任如故大忠惡黨止竄循州是豈明罰敕法之義乎度宗當危亡之時而舉措若此則其無益於撥亂亦可知矣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

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論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領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發明 唉夫魯齋之仕元猶蘇合之遺糞穢耳雖然仕宋無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暗主負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仕於元豈其本心哉乃不得已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群國耳噫魯齋之於道雖塞於一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

元人城焉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

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朞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素居進築馬駿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珏聞合剌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塲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

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二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賓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發明 黜陟人君之大權有功則陟有罪則黜此古今之通誼也故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文虎奪命逃遁師出無功度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文虎之誅豈容但已而乃以似道之故曲法伸恩僅降一官職任如故大忠惡黨止竄循州是豈明罰敕法之義乎度宗當危亡之時而舉措若此則其無益於撥亂亦可知矣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論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

發明 嗟夫魯齋之仕元猶蘇合之遺糞穢耳雖然仕宋無乃不可乎曰宋以奸臣亂政暗主負乘國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仕於元豈其本心哉乃不得已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群國耳噫魯齋之於道雖塞於一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

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

先是蒙古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朞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素居進築馬駿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珏聞合剌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塲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

一月以李庭芝賈似爲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爲沿江制置使

庭芝薦知揚州賈薦知廬州奕薦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賈奕以兄事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類是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苟或忽天災輕民命國之危亡豈能免哉綱目所以謹之也

甲戌 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竟

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發明 似道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似道也鹵簿天子之禮似道人臣安可專之起復金革之變似道何人安得起之似道欺君誤國虧體辱親其罪與王莽等耳故王莽之母書死而似道之母亦書死合前後之書法觀之則其貶惡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君子被召或不至者或辭不至者或固辭不至者實者所以著其無恥也分註於其襄事而書書其實者所以著其無恥也分註於其襄事而書大雨者與春秋雨不克葬之意相似學者味之

元以伯顏爲中書左丞相

伯顏事宗王旭烈干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稱詔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請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昰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褒贈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彊宇日蹙非有雄才屢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微寖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昰母楊淑妃
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痛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平以實外禦算兵悵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黍脫十分法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參過七十里若距百里而屯也有守將十名為府府有總督其次要害處輒參偕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莅仕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大拘聘使無蓋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蕃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衆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衝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愁抵之地詐曰暗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日咿云豢中以危法廢斥之

發明

當是時主少國危夷狄窺發宋之君臣正宜更相戒飭以圖保國之秋似道專權蔽無深謀遠慮惟思豢蔽自賢枉述諸臣阿珣取寵罔敢正議是誠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者也立信遺書似道力陳時政苟能用其策則元兵未至於深入也夫何反怒其言即罷其職是豈圖存

於亡之意乎意似道蠹國至於如是而尚忌言者則其罪可勝誅哉故書罷而不去其官以見本實罷也

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

蕪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發明 大霖雨則非小變也傳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胡傳曰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事應于前而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蓋天目乃臨安之主山是時宋都臨安百有餘年今而大霖雨甫降天目山尋崩自是元兵入寇宋室遂亡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是以有國家者要當疏業守成而迂續夫命於全盛之時也聖戒深矣

廣義 似道以權奸秉國政度宗以昏庸馭弱國書大霖雨沂以著臣強之象書天目山崩非其君弱之象歟天戒昭昭然可畏也已

元以博羅懽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鑾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

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阿朮自襄樊既下奉命略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父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荃亦言襄陽破則瞰安揺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後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

涯呂文煥行中書省于荊湖博羅懽阿荅海劉整塔出
董文煥行樞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
召還諸軍並
聽伯顏節制

發明　不曰元大舉入寇而必曰史天澤伯顏者此行元人舉國皆未欲獨伯顏天澤違衆決意南向足以綱目特書之以著伯顏天澤之罪也既而天澤至郢疾作而還是蓋天厭夷德特致疾以償僇夏之罪耳孰謂天澤之疾非天意乎後之謀欲伐人家國者可以監矣此亦春秋惡惡短之意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

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术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荊南而自與阿术帥阿术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大抵人物之生均受天地之氣特有偏全之異耳彼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夫婦豺獺之報本皆具一偏之善人得五行之秀故蕩衆善而有之苟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不能全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文煥劉整宋之臣子食君之祿非一日背國臣虜其惡固甚而又率大羊之群入父母之邦又為向導以左右之雖微如蜂蟻有所不若矣安得謂萬物之靈乎苟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劉呂背逆於禽獸固無足責綱目書此特以為後世有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其垂訓之義豈不切哉

冬十月元伯顏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伯顏至渠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也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則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术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

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湾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拖船入蘄湖轉而下江僅二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嚮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湾堡授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蘄湖入漢伯顏阿术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汊洋遣俘持黃榜撒之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製擊金汁聯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戍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葬之遂進兵攻渠復州

發明　宋之防江之師不為不嚴方伯顏之攻郢州勢如風雨世傑率兵力戰卒不能克伯顏潛兵入漢尋至新郢居誼又從而拒之虜喪以利而居誼不從兵將欲降而居誼悉斬其忠義之心可少挫乎既而力不能支拔劍自殺然網目少書死之者所以表居誼全節之義為人臣苟國之勸也垂戒深矣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者以淮東為第一既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术襲青山

磯遂渡江

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抵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取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連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鷁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姑令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雲大作黎明阿术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戰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剿鄂

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术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船千餘艘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术趨鄂州

阿术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术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發明

按者力勝之詞走者匹夫輕身之事鄭棄其師春秋譏之夏貴身為大將親擁強兵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而奉頭鼠竄自為苟免之事乎宋室二一執政不能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棄師君臣同責也噫夏貴既辱君命而遁逃幸免其罪可勝誅哉故

自書走還
以著其罪

宋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禩孫聞元兵趣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發明 救者春秋之所善然必各有其義焉救而不以罪其怯禩孫將兵救鄂則其意善矣然聞陽邏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則又豈事君致身者哉故書不至者所以譏不急君耳

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出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夜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荊湖宣撫使諭宋兵分戍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术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玉帛邸第皆輸助軍錢數且盡釋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知江陵府

元伯頗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頗曰汝既率衆来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鄂州管景模景楗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吕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發明 胡羯入寇江南驟擾當時雖詔勤王無一入援庭芝出鎮外藩猶未出兵而網目已書其遣兵入援者予其勤王之心也向使庭芝早從庭芝之言舉以代文虎庭芝早伸正國之義又安有夷狄之禍哉吁